

【專題】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首獎特輯／林祐任善用小說意象 探世界幽微變化

趨勢巨流河

【記者蔡怡惠專訪】「某天凌晨有感而發，」林祐任談起〈懸掛〉的創作靈感與寫作動機表示，它與自己生命中的經歷毫無重疊痕跡。他說，身為一個人、一個創作者，生活往往有諸多想抒發但缺乏動力下筆的事情，「但《懸掛》出來的那刻，就覺得非寫不可。」

「《懸掛》問了這個社會一些問題，同時也展現出獨特的對於日常生活上的聯想與行徑方式」不論是在語言還是詞組順序上，林祐任都不斷嘗試跳脫常人的書寫框架及邏輯，試圖詮釋一個全新又衝突的故事。於他而言，《懸掛》並非一篇愛情故事，林祐任想問社會的，是一個家庭對於一個個體可以造成多大的影響，是扣問主角之間的權力結構。

「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，於是矜持、保守、玩笑，不離開既定界線，轉而對火畏懼、崇賢深海，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。」林祐任解釋，這即是為何小說裡的角色，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骯髒的原因——一個朝著死亡奔去的少年，不斷透過違背常理的矛盾行為，娓娓道出背後令人力不從心的現實困境。

小說形式多種多樣，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解讀，林祐任則將其簡潔扼要地定義為兩種形式，其一為給讀者勇敢接受的機會，其二為喚醒眾人的危機意識。「我希望讀者們能從《懸掛》看到這個世界幽微的變化，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感。」提及平時如何精進自己的創作能力，他感謝「思考訓練與溝通藝術」這堂課的老師黃文倩，多虧她推薦的大量文本，以及課堂上邀請的講師張潔平鼓勵他們「平時多看、多去路上走，趁你的筆還鋒利時盡情的寫！」讓他學會用細膩的雙眼去觀察世界靈光繽紛的一面，不管寫的好壞於否，都盡可能的保留寫作的習慣，讓練筆成為一種例行公事，久而久之便成自然。寫作路上，林祐任分別列舉文壇作家邱妙津、郝譽翔、雪維雅·普拉絲（Sylvia Plath）、韓麗珠，透過他們對於文字的頗析，讓他或多或少在處理《懸掛

》一文上，獲得不同的啟發，也改變了他各個人生階段的書寫文風。

鏗而不捨寫下去的意義在哪裡？林祐任引用作家李昂在其著作《年華》一句：「書寫為的是在我的創作過程中留下記憶。」很多時候創作除了紀錄自身在大時代下的痕跡，更多時候是想要書寫那個時代的興衰與哀愁，把文字倒進時代洪流裡，開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文學淨土。《懸掛》文中最令人驚艷的彩蛋，即是林祐任對「皮帶」意象的描寫隱喻，皮帶橫拉時代表著主角穿越隧道時的癲狂；直拉時象徵主角對於父親施暴的恐懼；隨意放置時的彎曲垂墜，則表示蜿蜒綿長但發臭腐酸的腸胃道。關於主題核心，皮帶的「懸掛」、頭顱的「懸掛」，都持續的緊扣小說標題，暗示死亡的前奏細膩且餘韻猶存。

談及淡江與自身創作的關聯，林祐任指出淡江大學的文學思潮走在時代前端，是他見過最不保守的，自己從朱天文的《淡江記》裡看到很多的異想，更從中發掘出知識份子的另一個面貌。他說：「淡江大學對於人文的影響或許還沒有在我身上明顯現形，但在其他優秀的作家校友身上卻已經昭然若揭。」

【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作品】懸掛／德文二 林任

他睜開眼睛的所做第一件事情，是順著驚恐往下觸摸，觸覺的存在是為了證明

——今天怎麼仍又活下來了。這是我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事情。

求證是環顧四周想要察覺夢的身影，或是任何不屬於這個地球的生物，以此作為自己是否已經死亡的依據。在拿捏好觸覺與嗅覺，嗅出鬧鐘的無理取鬧後，就下地，讓失

望蔓延在關於昨天的禱告失效，上帝的拒絕接聽。

於是，他的一天就被迫展開了。

他首先是物色一次性的洗臉巾，犧牲其生命以成全自己的乾淨與整潔。他享受抽取紙巾時，彷彿拉開拉鍊「滋～」的聲音，如上揚的笑聲一般，將他帶到自己無法製造出來的快樂之中，或者是他從未感覺到的那些，與知足非常相像的東西。

接著是沖涼，把睡意趕入冰冷的地下水道，使瞌睡的影子柔軟滑入一般人無法想樣的廢水處理場，也可能，無邊無際的大海之類。

他們說，房間代表的是一個人的內在、靈魂。我們的房間如他一般，在看似溫馴的外表背後，是藏在內裡的十分紊亂。地上是讀書留下來的橡皮擦屑，浴室裡是毛髮；鏡子上則是牙膏泡沫；桌上堆疊著書，沒有一本被翻閱或看完。

他說，沒有時間打掃的原因，是因為忙碌於課業與睡眠的平衡之中，基本上，他每天幾乎都只睡不到五個小時。這可是我親眼目睹的。有時候是因為功課，但更多的時候，源自於睡魔的召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再加上焦慮與不安使然，他需要靠著比較激動的方式向異世界表達自己的不滿，因此當晨光靜靜地撥開房間的窗簾時，他只是納悶昨天晚上，到底有沒有清楚地跟夜晚的魔鬼與精靈好好地表達自己的訴求。

「你知道一天睡眠不足，卻又要上課的感覺是什麼嗎？是外容姣脆如花，內裡翻騰痛苦如海浪。泡沫如具象化般地襲來，讓你以為你要與他們同類。」

「你什麼都不懂，卻要我在勞累的時候冷靜？」

「到底要怎麼冷靜呢？你有想過嗎？當體內的空虛感過於膨脹時，我就需要不停地說話。彷彿喉嚨的閘門破了一個洞，肺部空氣鮮活，不說就得耽溺死於裡頭，於是我只能一直說、一直說，說到自己說錯話為止，再祈求他人原諒。」

「但又有誰會願意原諒一個，身懷他人無法理解之病的人呢。就連我都不願意原諒自己了。」

反覆的說詞，得在我的身旁一直說、一直說，說到他累了，方肯在我的床上入睡、罷休。

每每如此，都讓我恍若有種自己是睡魔的錯覺。

他經常夢見他的父親。強壯且不可忤逆的神聖樣貌。

在他的世界裡，父親就是神。不可褻瀆。

他害怕他的父親。尤其是他的皮帶。

他的父親我見過幾次，也說上幾回話。雖然我也無從分辨什麼才是「破碎的價值觀」，但他的父親似乎也沒有像他說的那麼離譜。

在他的眼裡，父親擁有一副吃人的獠牙，將他的夢咬碎；過於炯炯有神的眼瞳，一眼就看出他的失敗；寬大的手掌，不是將他的童年有力地撐於自己的肩膀之上，而是幾個響亮的巴掌，疼人地烙印在他生活裡的每一個角落。

當他彌留於沉淪與清醒灰色地帶時，他總能聽見幾個突兀的撞擊聲於耳邊環繞，彷彿他從很早以前就冀待卻又不可得的稀落掌聲；又彷彿是赤裸的威脅，正在壓抑他過於飽滿的自尊心。於是在他呼吸的每一刻，他都能毫無餘力的保持清醒。

我曾藉故到他的家裡吃過晚飯。因此也順道見了他的家人。與父親不同，他的母親是位既擁有智慧，又保有自我的女人。在基金會擔任無償志工、記者，和參與社團的同時，卻又兼顧得了家庭，尤其燒得一手好菜。

甜不辣與韭菜，一盤盤盡是橙紅柳綠，聞著溫和之外，嚐起來也並沒有惱人的膩味；綴在紅燒獅子頭旁的，是一片片白菜，透明，好比如幾朵蓮花花瓣，在混濁的池水中載浮載沉，獨顯高雅、入味、並且不留於爛。我頓時興致高昂，嚷著要與他的母親學藝，最後竟開始討論起要如何控制火候，才能端出熟嫩不老，也不沾毛豆清香的雞肉丁塊。我們甚至聊保養，因為他的母親就算早已年過半百，卻神奇地從未擁有一定年紀者的自傲與庸俗；相反地，像是從古書裡走出來的人物一般——她不自覺地顯露出一股異於現代人的緩慢、智慧、與雅態。

「我沒有什麼在保養耶。」他的母親說，自己頂多偶爾染個頭髮，若否，那便是白絲垂肩，偶爾看著，竟會有股滄桑與煩躁。我相信她，畢竟她的書桌僅擺滿眾多出版社的叢書。看不見保養品半罐。

他的父親在成功男性的話題上十分健談，從運動到金融海嘯，再從海嘯聊到女人。

我看著他說話的神情，看見男人那種低俗的幽默與自尊在此顯露，獸性流於媚俗。比起這種讓人感到絕望且厭惡的主題，我比較想要探討的是台灣一直保有爭議的學測與指考，還有學生由高而下的短暫人生。

我懷疑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，還有在話題上的低級選擇，都只因為我是個男性。

大家總是喜歡幫我預設立場。

當他的父親在與我談話的過程中，我看見他的父親熟練地將皮帶解下。

他的眼神斜睨了過來，夾雜著鄙視與痛苦的神情，在臉下成形、混合，做後竟有些不成人樣。我不忍直視，硬是將頭扭了過來。

皮帶被安置在沙發的靠背上，像一條繩子隨時要蠢蠢欲動的幻象。他的父親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說，這一直都是自己的習慣，這麼做是為了讓剛吃過的東西比較容易穿越

腸胃道，進入消化系統。關於這句話，我的思緒被帶到他曾經在夜晚時帶我到山上俯瞰整個台北市。

那晚，我在浴室內聽見他放下包包，又隨即拉開拉鍊的聲響，我以為是自己聽錯了，有關他居然會在凌晨兩點煮熱開水的聲音。

當我拉開浴室的門時，我看見他興致沖沖地站在門口。手裡拿著兩頂安全帽。

他說：「我們現在上山。」

『現在？』我全身只圍著一條浴巾，冬夜的冷冽啃咬著我想要將衣服穿上的心智，我甚至分不清，我到底是因為冷，還是因為被他瘋狂的提議給嚇個正著，於是我萬分錯愕地看著他。

「對，現在。」

我們穿過長長的隧道，他騎得飛快，我被他突然其來的瘋狂給唬得也有些放縱，想要趁機放開緊抱著他的雙手，去感受強風勾過手指的快感，但隨即我立刻被理智快速的扯回來。我知道當其中一人徹底瘋狂時，另一人至少得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

不造成他人負擔，是我給自己最大的自我期許。但很顯然不是他的。

我們主修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只有學校一樣。

他驕矜、放縱、瀟灑且俊俏，他不知道，他從不滿意的自己，是我最渴望成為的樣子。

那晚，我們無視明天的課程，思緒與眼裡僅被銀光閃閃的台北市充滿。台北，彷彿一滴一滴的眼淚聚成寶，形成金光閃閃的聚寶盆。明日的太陽與未來，睡眠與妖精，都露出了訕訕的微笑，旋即離開了我們的頭腦。

「你覺得呢？」

『什麼意思？』

「這一切啊，不然還能有什麼？難道」

知道他要用可怖的故事嚇唬人，我趕緊緊他嘴巴裡滿滿的笑意。

照理說，我理當要好好地抓緊機會與他一起讚嘆北部地區的繁華、瑰麗、以及誘惑。大談我們的夢想。像是努力拿到獎學金，研究所，畢業後到結婚（一如他一直想要的那樣）。但不怎地，我卻一直想起我們穿越的那條，長長的、彷彿沒有盡頭一般隧道。

那條隧道直到現在，仍然在我的頭腦裡懸掛著。我恍若再次回到那個地方，站在一條發臭、到處瀰漫著各式酸味的腸胃道，因為無法饜足，所以竭盡所能地去消化掉世界上所有好吃的食物，再交給身體去排泄。

難道，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所謂「成功的人」都是瘋子嗎？他們想得太多，庸人自擾。意象盤旋，無時無刻都在虎視眈眈地想把我們吞嚥而下，直至世界的最底。

其實，通過世界的腸胃道還不是最煩的，最差辱人的事情，莫非是當你於底部呼救時，知道自己此時的處境，堪比垃圾，待處理，而且終將被忘記。

這是人生於他眼裡所呈現的樣子嗎？

我忽然可以與他一起看透他所有的渴望，以及深深的絕望。

皮帶的用途有兩種，一種是拿來抽人，另一種是使頭顱懸掛。他說，他的父親是前者，而他天天冀望著後者的來到。

我們經常為了很小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。

我不肯跟他做愛，是其中一個原因。

我說，性別錯誤的太離譜，做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你要想想當初我願意和你在一起，是因為你曾經答應我，你將發誓讓我捍衛自己的生存界線，或者是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。我仰慕你，因此和你在一起。你是我強大而不可忤逆的巨神像。對我來說我們的關係可以很乾淨。可你偏偏要往髒的方向發展。

「我不要喉結，或者是任何能夠滋養我體內那株蘋果的東西。」我往往會用極其肅穆的語氣這麼下出定論。

而他憤怒的時候好似他開心的模樣，行為舉止也異常雷同。他向我的身上砸水壺、鉛筆、或者是將咖啡潑向我。使我病懨、青藍、過於瘦弱的的身上浮現海島，更多的藍。過程像是板塊移動，一塊大陸剛沉至海底，另一塊緊接著浮上來。我們非常地刺激，有關這段關係，接著，我們歡快的愛，但我從來只感覺到激情與亢奮，任何跟愛相關的事物，都沒有在我們的碰撞中被激發出來。

當我順勢在他的身上刮出指甲的紋路以當作報酬時，他總是能用更野蠻的方式將它們通通推還給我。

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只有當下值得一試，就像將手鬆開這件事，很瘋狂，但也很麻煩，因為我還得花上半個鐘頭進行事後的清理。但責任不在於我，怎麼會是變成我要去解決爛攤子呢？

但使我更厭倦的是，在一方面，我得多留一份心神去觀察身上的世界局變，而又得在另一方面去搪塞他人——為何我總是在夏天套上厚重的長袖與大衣。

「皮帶的用途擁有兩種。」但不論是前後兩者，我似乎都已經深之入骨地感受到了。一如當他硬性製造謀殺氣氛時，我憤恨到進入想要奪走一切的瘋狂；當他熟練地壓制我、將手臂挽著我的腿部時，我所感受到的男生那種生而可悲的視覺上的刺激；而當他的手掌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時，我曾錯以為，我是他失去已久的父親。

我的傷口繁茂昌盛，安然待揭。

天氣在下午猝不及防的熱了起來。「會中暑。」在老師的要脅之下，我不得不脫下厚重的衣物，讓無數隻眼睛飽覽我身上的世界地圖。他們指指點點，彷彿我的身體上，真的長了一個佛羅里達或是加州。

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！」C問。

『你說呢？』我略帶嘲諷的這麼回答她。但就算是表面一副冷酷的表情，我仍然不清楚自己本意是在急於吹熄心中那塊搖曳不定的燭火，還是想要以冷酷的招式，嘗試阻擋他人無用的高談闊論。

「你的家人知道嗎？」

『他們不必知道這些。』我撒了一點謊，『我父母親對我做的，也許不亞於這些。』但至少這對他而言，是真實的。

「你這樣很不健康耶。」C看起來被惱住了，彷彿我身上的暗沉將會因為談話，緩緩轉移至她的身上一般。我感覺到一種看似溫柔，卻飽含著疏離的援助，「需要幫你報警嗎？」

『哈哈，不用。況且，我從來就不希望有任何人覺得我是聖潔的。』

我心裡太清楚世界的運行規則了。聖潔，只是我們從小至大被教導需要成為的一種意象。他們引領狼群入室，於是我們跟進，進入一個薄膜背後，即是骯髒的可怖世界。

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，於是矜持、保守、玩笑，不離開既定界線，轉而對火畏懼、崇賢深海，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。

講到這裡，我只是想要對你說：你對我而言，不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撫摸而已，如果這是沉倫的話，那麼，我們所擁有且經歷的一切，都只是在證明——我很正常，而且為了你，我正在朝聖潔的反方，義無反顧的跑去。

但事發的隔天早晨，我們依然躺在一起，而他懶洋洋似一隻忠誠的大狗，於我的床上、

我的膝上、我的心上，再度跟我叨念睡魔與精靈的不眷顧，以及祂們是如何偏袒我。靠著我的心臟，蜷縮在我的懷裡，不告訴我他有多愛我會有多抱歉，或者可能後悔他沒有再下手更重一點。

我如一個慈母，用手指玩弄他褐色的髮絲。我想要他的髮色，一個屬於有外地來的人，那種由內而外的思維邏輯大不相同，但或許我更渴望的，是一種新的身分跟顏色。

不論是情慾也好，顏色也好，每次當這種事情發生時，我絕對不會忘記，但或許令人詫異的是——我居然沒有任何一點想要離開的念頭。

我認為發生的（或已經發生的這一切），僅僅是因為他在這段關係中，獲得不了他要的幸福而已。獲得不了自己想要的那種瘋狂，我似乎能夠理解一點。

一如他與他父親之間的互相要求，互不理解。用兩縷悲哀的眼睛底點燃戰場裡的各自立場，解決方式僅有征服。也或許，別有他法。

近幾天，他的狂躁已經明顯到有些藏不住的程度。原本保有輪廓的眼睛往外邊出逃，強健的身體明顯像失去嚐鮮期的百香果一樣，突然地乾癟、消瘦，就連在打我時，（我很抱歉得要這麼說），都讓我誤以為是誰在搔癢，但回過頭時，我卻看見他憤恨眼神裡的那種空洞，沒有初衷的雙手彷彿沒有初衷的性器。他也不跟我歡愛，睡覺成為了他新的生活重心。

他的腦袋彷彿沒有任何東西，而眼睛下面僅僅是樹根，撐起他綿軟的腦袋與兩顆眼珠。但不論如何，看得我心驚膽跳，彷彿那是我，或者是我的腦袋破了一個洞。

「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」的念頭，從一個月的偶爾想起，到近幾天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。到最後，我根本不理解我到底是因為擔心他，還是期待這一切可以趕快發生。讓我成為在場的人，趕上歷史必然的詭局與變化。

他有那麼幾次苦笑著看著我，不再逼我與他歡愛的時候，惹得我心生猜疑。

我不瞞任何人，我仍會害怕，畢竟我們的性行為並非安全。於是我穿著短袖，大膽地去醫院掛號。我聽見自己說，我要做愛滋病的相關檢測。三十分鐘後他們致電給我，說要約個時間談。

「我沒時間。」我在學校裡的某個角落這樣回覆他。原本我在七樓自習，但因為圖書館內無法說電話，因此我大老遠跑到廁所，卻又因為訊號太差，只得到一樓接電話。雖然是我要求了這場體檢，但我的耐心已經完全耗盡。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而已。

我看見我們之間那長久的空白期，我模仿著他的口氣，向電話的另一頭說道：「不論結果為何，我都比任何人還會沒有時間。」

電話那頭傳出細微的呻吟聲，緊接著是密集的窸窣聲，好似某種不能被我知道的密談

。一段時間過後，自稱是負責我病情發展的醫生的人獲得了話語的主控權。他首先是感謝我願意來體檢，再說出一些無關痛癢的話。最後，他才終於道出重點：「恭喜你，結果呈現陰性。」

我連謝謝也不說，就把電話給掛掉了。

既然不是愛滋病。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了。

反覆異常的，原本能夠獨立思考的，卻又過於亢奮以至於無法掌控自己的。那樣的一種人。

雨下得很大，心情低落，不澎湃。因為有個重要的報告，我五點就起床了，灌了三杯咖啡，卻仍然覺得心情上少什麼。通常在喝完咖啡以後，我會跟他一樣亢奮，說出源源不絕的話語，而且通常不是什麼好話，彷彿體內有座高污染的河流，我大概無法給予他人開心與幸福。給予他人工業區般的痛苦，是他教會我的事情。然而，這幾天，他異常的安靜，也不笑，臉上呈現的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空虛，彷彿某種小說走投無路時，會出現的那種虛空場景。

我沒有想過這樣的畫面會出現在他身上，也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形容他，讓我之前覺得所有不可能，在我們之間一一應驗。

出自於這個原因，我忽然想到他，他的臉與他的父親，還有他的母親。三個看似進而

遠的血緣關係互相堆疊、離開、重組。最後這三張臉通通撲向我，彷彿我是一隻需要被捕獵的任何一種東西，最後穿越我的身體，與我融合。我看著眼前的景象，可怕地認為自己勢必要回家一趟。

「我熟悉電梯、天花板和自己的距離。因為他們都跟死亡有關。」他曾經在快要睡著之前，用一副囁嚅卻又不能不說的方式，將這句話給吐了出來，灑進我的夢裡，到處都是，或者是其它。很不負責任，就像我們曾經歡愛的那樣。不負責任，他非常擅長，而我深深懷疑這有沒有讓他好多一點，或是比較快樂。

因為當我看見他的頭顱懸掛於天花板上，以自己的軀幹去作為上空與地下的分界線時。我知道，有一股像是瘟疫之類的東西，正悄悄地與他的身軀剝離、爬出，攀附於我，並且，永不分離

《懸掛》評審摘錄

作品《懸掛》呈現出的整體意象、劇情的收斂及外放、「皮帶」代表的多重象徵，和對於性及愛的細節詮釋都十分完美，將感情的剖析體現的淋漓盡致，是絕對有能力打開文學拜占庭大門的創作人才。（陳栢青）

這篇作品讓我想起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，在比較難體悟的情感描寫上處理的很好。（鍾文音）

我認為作者林祐任為高手，在小說內容的敘事、埋下的路徑都相當自覺。《懸掛》的疼痛感及複雜性，造就其獲獎的原因。（張亦綸）

2023/10/02



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林祐任（圖／林祐任提供）